



鸞駕俠影

蒼林鶴著

1021690

I247.5

<1701>

鸞駕俠影

徐州師院圖書館

蒼林
鶴
著



22280359

(新)苏登字007号

鸾驾侠影——新武侠小说

作 者：苍林鹤

责任编辑：沈 瑞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25,000 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01-5/I·288

定 价：6.4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021690

目次

第一章	梁王墓穴中.....	1
第二章	车师国都里	16
第三章	交河壁上争雄	34
第四章	欲解武林结 免动刀兵.....	51
第五章	三年磨一剑 凭谁用.....	71
第六章	金刀丐賣夜逞能	93
第七章	见分晓处反遭暗算.....	121
第八章	蒙圣恩半道小试锋.....	144
第九章	犹识公主真面目.....	174
第十章	“金龙令”夜屠辟邪庄.....	190
第十一章	旌旗晨时鸾驾动.....	209
第十二章	河西走廊风露寒.....	224
第十三章	追讨嫁妆困石室.....	243
第十四章	终须强力决优胜.....	265
第十五章	偷梁换柱 反被歪打正着	280
第十六章	鄯善国里赌真凤.....	298
第十七章	焉耆王廷坠机关.....	315
第十八章	失陷莎车 假凤戏真龙	333

第十九章	贪惩凶失却东隅.....	354
第二十章	双公主水火难容.....	371
第二十一章	鹅蚌相争有渔翁.....	389
第二十二章	才见天山魔君面.....	404
第二十三章	拼死求一生.....	419
第二十四章	运筹帷幄有高士.....	436
第二十五章	二十八宿列大阵.....	451
后 记		476

第一章 梁王墓穴中

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却有阵阵不小的风，不时刮过丛林、山岗，掀起一片“沙沙——哗哗”的响声，给这一带添上了些许神秘恐怖的气氛。

丛林中，不时闪出一星半点火光，隐约传出说话声，让人感到其中必有一种秘密的图谋。

丛林外，伫立着两个夜行人。两人均着黑衣，不过，不是那种紧紫短打，而是宽松袍衫，阵风吹动衣袂袍角，朦胧夜色中更有一种潇洒飘逸之态。

只听得其中一人道：“进哥，定是有人在此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进去看看！”

另一人答道：“行，瑶妹，听你的。”

话音刚落，两人如一对展翅大鸟，联袂飞进丛林。

江湖人云：穷寇莫追，遇林莫入。看这两人飞进丛林的曼妙姿态，定是轻功与武功俱臻化境的人，所以并不怕有什么人会伏击或暗算他们。

两人并不着地行走，只是在树上的高枝低杈中飞纵腾跃。丛林中的树木本不粗壮，一般均是碗口粗细，寻常一个人吊上去，准得树弯枝断不可，加之疾风劲吹，树枝摇曳，不易落准也不易着力。但这两个夜行人攀枝踏叶，如履平地。而且，也不知是风吹枝叶的响声掩护了他们的行动，还是真的毫无声响，几个纵落，两人已到达林中的一棵树上。那树下

就有几条大汉，却未发现在他们头顶上竟已有人往下窥视。

那树下不远处有三条汉子，均执刀伫立，似在把风放哨。在他们的脚边，有一个地洞，洞内不时有人用筐将新土递出，把风人将土倒掉，再将空筐递进去。那新土倒处，已堆起一个不小的土包。地洞内还传出掘土声和说话声。自然，这声音传到地面上已极微弱，只有听觉十分敏锐的人方能察觉。

其中被称为“进哥”的那人眉头皱了起来，他抬头向不远的的一个山冈望去。看出那山冈是一处帝王的陵墓，因为四周不但有围墙、栏杆，还隐约可见一座飞檐庙堂。寻常大臣、富户家是决不敢修这样宏伟辉煌的墓寝的。

他运起“天籁传音”的功夫，向身边的“瑶妹”道：“不好，这是一伙江湖盗贼，在盗挖梁王墓！”

这位“进哥”并不是一位寻常人物，自然对汉朝皇族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梁王乃汉景帝刘启的弟弟，单名为武，死于景帝中元六年四月，即公元前一四四年，那已是六七十年前的的事了。这刘武是窦太后最心疼的儿子，一向骄奢淫逸。这刘武未死时，财产甚巨，以万万计算。去世时，库存黄金还有四十万斤。其他财产的价值，跟这个数目相差无几。因此，谁都知道，这一座墓就是一座宝库，梁王入葬，肯定有大量珠宝作陪葬。这些盗贼打的就是盗宝的主意！

那被称为“瑶妹”的也用“天籁传音”回复：“怎么办？阻止他们？”

“好！”

“好”字从“进哥”口中喝出，用的是寻常答话，虽然低沉，已为下面的守洞人发觉。他们的“谁？”字还未喊出，那“进哥”已飘落在三人的身前，一待“谁”字喊出，“瑶妹”也落了下来。

好快的身手！

三个守洞口之人也非泛泛之辈。此刻吃惊不小，各各暴退数尺，瞪着三双惊悸的眼睛，望着突然出现的两个黑衣人。手中兵刃，已作了迎敌架势。

看来“进哥”与“瑶妹”确是艺高人胆大。他俩本可以作偷袭，不但没有那样做，连腰际的剑也未拔出来。

那被称为“进哥”的注目静看了对方片刻，喝问道：“报上你们的名号来！说，为什么干这掘墓盗宝的勾当？”

那三人是威猛汉子，见只来了一男一女，俱脸露不屑之色，其中一人答道：“告诉你们不打紧，怕你们吓得尿裤，我们乃中州七虎是也！怎么，你们想蹚这次浑水？”

“进哥”与“瑶妹”虽未与这伙人打过交道，但也听到过这“中州七虎”，因为这名头确实响亮。这些年来，他们抢劫，奸淫，放火杀人，无恶不作，已成为公认的江湖败类。许多白道上侠义辈中人都欲除之而后快，只惧他们武功不弱，人多势众，未敢下手。

“是你们这伙歹徒，话就好说了。你们既然看中了这座墓葬，就干脆都躺在这里。”

方才答话的汉子哼了一声：“报个万儿听听，看你们是否有这个能耐？”

这人话虽然这么说，其实已不敢轻视对方。他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敢于来蹚他们“中州七虎”浑水的，决非是江湖中二三流脚色。故而话还未完，三人已伺机发动，悄悄地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

须知，哪朝哪代，盗墓者历来被认为是惊动死者、天地难容的事儿。况且这次盗的竟是梁王墓，要被官府所执，非处以

极刑不可。所以，凡闯入他们眼圈中人，个个都不会放过，更何况这两人是故意前来挑衅的。因此在这三个彪形大汉眼中早把这两名不速之客判了“死刑”。

“进哥”与“瑶妹”知道这“中州七虎”历来不会单独作案，总是七人联手。江湖上要胜过他们的，怕数不出几名高手来。再说，他们既然要盗这样一座坚固王墓，聚七人的力量也是不够用的，那地道内恐还有十余人到几十人，今夜将有一场好战。思念及此，尽管表面上若无其事，面色却渐渐凝重起来。

被称为“进哥”的嘴里迸出了一句话：“你们可听说过太白山上的‘重阳人’？”

“重阳人”三字一出，把这三个彪形大汉吓了一跳。当今武林顶尖高手中，这“重阳人”夫妇怕是要排到一、二的位子上。那些名重江湖的一流脚色，很少有在他们夫妇手中走过十招的。所以黑道人物闻“重阳人”而色变，一点不假。但这两人很少涉足江湖，不知今夜为何闯到了这里？若是眼前站着的真是“重阳人”和他的夫人，怕是凶多吉少了。

刚才答话的威猛汉子听对方报出万儿来，立即软了下来：“你真是‘重阳人’？”

“真的假不了！”

“你二位来此，还不好说，咱们将珠宝分作十份，孝敬三份如何？”

“不！”

“二一添作五？”

“也不！”

那答腔的威猛汉子突然色变：“怎么，全要？”

“嗯，还要几颗项上人头！”

那答话的威猛汉子被逼火了：“阁下未免欺人太甚了吧？须知‘中州七虎’并非任人宰割之辈！”

“这点我知道，既然你们在此作案，被我夫妇撞见，我们只好管管这种闲事。”

“听了阁下这话，我们没的说了，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

“不错。”

双方正要各自发动，突然从地洞里跃出个人来。他双手一捧珠串金贝，嘴里还轻嚷着：“挖通啦，挖通啦，那里面东西可真不少！”

突然，这汉子煞住了话头。他已感到了地面上那股杀气，他惊异地看着突然现身的这两个黑衣人，手中的珠串金贝也掉落在地上。

“三哥，怎么回事？”蹿出洞口的汉子问道。

一直答话的那个威猛汉子全身绷紧，力聚双臂，他双眼直盯着两个不速之客，嘴里回道：“老五，快报告老大，地面上扎手——”

这老五已知事态严重，纵身欲再跃入洞中，却已是欲进不能了。“瑶妹”已飞扑了上来。随着这一扑，拔剑，突刺，一气呵成，快若电火。老五的功夫也委实了得，一个拧身，硬生生跃退数尺，离开了洞口。谁知他快，“瑶妹”更快，那矫捷的身形飞过洞口，剑光飞旋，一击已刺中老五的胸膛。饶是老五闪避得快，没有洞穿，却已入肉五分，“啪”地跌坐在地上。

老三和另两条汉子，此刻也已发动。三人从三方直扑中宫，刀剑并举，来对付“重阳人”。“重阳人”往常甚少用剑，这

次因对方人多，不想长久纠缠，故而拔出剑来。只听得“丁当”一阵响亮，接着是“喀嚓”声声，瞬息间那三件兵刃已被“重阳人”削断。

三人各各吃惊，一时愣在那里。

须知老三用的是一把厚背砍刀，即便削铁如泥的宝剑，也难在一招中将刀砍断。可见这“重阳人”不仅有宝剑之利，还有极其雄浑的内力，只有将本身真力贯于宝剑中，才有这般效果。如此看来，这场决斗必败无疑，还有什么较量的必要？

另两人有同样感觉。他们是“中州七虎”请来的黑道朋友，武功可列入二流行列。一试之下，竟觉自己如此不济，岂不身颤胆寒。

此时此刻，不是鱼死便是网破，别无他路，只得再拼。三人挥动断刃，重新扑上去发狠缠斗一副同归于尽的劲头，其威势可想而知。“重阳人”显然也略有顾忌，他运剑刺死一人，待另两人扑到时，连忙飘飞开去。

“瑶妹”知道“进哥”武功高绝，决不会有事。可她那颗心，仍对“进哥”过于关注，随时怕有不测，想上前助一臂之力。岂知得之桑榆，失之东隅。那老五胸上伤势极重，并未死去。这都怪“瑶妹”常怀仁义心肠，不忍过多杀戮。那老五趁隙猛地一蹿，扑入洞中，同时高喊了一声：“大哥，二哥，外面来了强敌——”

听得喊叫，“进哥”与“瑶妹”都知道情况危急，立即同施杀手，飞快击杀了老三与另一名汉子。

两人毫不迟疑，一先一后，跃入洞内。

这洞深仅丈余，然后横向通至山冈墓穴。因挖掘者十分匆忙，所以宽窄得仅容两人并排儿爬过。那老五的喊声惊起地

穴众人，一个个均知强敌在外，鱼贯爬行，想出洞增援。于是，打头的“进哥”爬行不几步，便遇一贼匍匐而出。双方迎面相搏，直来直去，已无击技可言。那“瑶妹”紧随其后，不时遇到一名被“进哥”刺杀的死尸，令她衣衫、双手都沾满了鲜血和泥土，差点恶心得将胃中食物呕出。

就这样，她挤过了十余具尸体，终于来到墓穴的中央。那是一个用厚砖砌起的拱顶墓室，墓室的中央有一座平台，平台中央陈放着一具棺槨，棺槨两侧各有四只大小箱笼，其中有的刚被毁坏，那金砖银锭、珠串宝玉都显露了出来。“瑶妹”并不关心这墓室内的存放物件，只关心“进哥”的安危。她见“进哥”已同五、六条汉子动起手来，便刻不容缓地扑上前去。

墓穴内有两只大缸，缸内盛满了油，还有长长的灯捻。灯捻已经点燃，在搏斗的掌风刀影里，发出忽忽闪闪的光，加上贼人手中的火把，整个室内一片通明。

这五、六条汉子中，不知那“七虎”中还剩几虎？只见被刺伤的老五，顾不得胸前一片血污，也咬牙拼战。其余人都知道此刻正值生死关头，网破鱼死，难免一搏，所以连话都不答一句，闷头力战。那“进哥”自然也懒得答话，“瑶妹”加入后，两人背背相靠，挺剑迎敌。对方六人，各拿着刀、剑、棍、锤之类兵器，将两个不速之客团团围住。此冲彼退，激斗不已。那乍合倏分的乱影，翻腾变化万千，刀剑碰撞之声，不绝于耳。

这六条汉子大都使重兵器，利剑难以削断，而且师出并非一家，武功杂乱，均是外家功夫高手，运锤舞棍，虎虎生风。“进哥”与“瑶妹”一时摸不清对方路数，只得先予防守，偶

尔才进招袭敌。

十余招过去，“进哥”与“瑶妹”早已看出对方武术路子甚杂，又无相互配合，破绽不少，破敌并不困难。两人于是将“无为剑法”施展开来，各划出半球光影，两个半球合成一球，护住了两人。那些劲装大汉虽然械重力沉，都难讨得半点便宜。

这几条汉子久历江湖，一个个见多识广，绝非庸手。其中一个大汉见此，惊呼了一声：“啊，无为剑法！你们真是太白——”“太白山”三字还未说出，他的咽喉已着一剑，嗓子一塞，人已倒地。“进哥”那剑在拔出后，犹自不停，滑向了另一汉子眼前。这汉子吃了一惊，用锤一拨剑刃，连忙暴退。谁知那剑被锤头拨动，又飞向另一侧，第三条汉子来不及阻挡，一条左臂硬生生被削了下来。

“瑶妹”见老五未死，剑如灵蛇，一个“白蛇吐信”，专向他攻到。老五身负重伤，脸色煞白，已成强弩之末，如何能挡住这一击？连忙跃退，他身旁两人，一个使棍，一个使判官笔，同时杀向“瑶妹”后背。那“瑶妹”身子怪异地一扭，避开击来的兵器，前蹿之势依然不缓。老五退得快，她身形更快，一击而中，刺死对方。利剑又突然回防，在那条铁棍上一砸，一个“转身旋风”，便杀向使判官笔的汉子。这汉子双笔交叉，想封住胸前部位，已是不及。长剑直刺中宫，只听得这汉子惨叫一声，一命归西了。

倏忽之间，“进哥”与“瑶妹”杀却三人，重伤一人，场内形势已变。失掉一臂的汉子，再难坚持，一跤跌坐地上。使铁棍的汉子竟是胆小之辈，连忙使出一招“乌龙摆尾”，转身而逃。“瑶妹”岂容他从土洞逃逸，身形腾飞，一剑追魂，劈下此

人半个脑袋。与此同时，“进哥”也将那使铁锤的汉子击毙。再看那独臂汉子，已用手掌自击天灵盖身亡了。

前后不过一个时辰，这“进哥”与“瑶妹”连杀了二十余人，弄得全身血污。现在激战已罢，火光灯影，照着阴森墓室内的六具尸体和他们自己的身影，显得一片凄惨。

良久，他长叹了一口气：“瑶妹，今夜我们是杀戮太重了！”

“是！”她深长地叹了口气，她伤感的情绪比“进哥”更重，但为了安慰对方，只得说道：“不过，倘若放走一人，这墓穴内的珠宝就会洗劫一空。这些人非良善之辈，有了这许多财宝，怕更要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呢！”

他点了点头缓缓地走到那具棺槨前，略作施礼道：“不孝晚辈刘进，参见曾叔祖。今夜诛灭诸贼，愿曾叔祖在天安息！”

原来，这被称为“进哥”的人，是汉皇室的子弟，名叫刘进。其父刘据，其祖父便是汉武帝刘彻。这墓中躺着的人，是汉景帝刘启的弟弟，武帝刘彻的叔叔。对于刘进而言，自然应称为曾叔祖。

汉武帝不失为一代明君，在位五十多年，早年曾采纳桑弘羊革新建议，重用名将卫青、霍去病进击匈奴，开疆拓土，创建一代霸业。到晚年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在奸佞小人江充及外族女巫的挑拨下，与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反目成仇，太子被逼起兵谋反，史皇孙刘进便随父起兵。兵败后父子两人潜逃江湖，刘据终被杀害。这刘进历尽凶险，最后投入太白山的六通道长与五眼道长门下，学成绝艺，并与师妹卞瑶珠结为夫妻。他在江湖上行走，从不报真名实姓，自诩为“重阳人”，取九死一生，重新还阳的意思。这时的刘进，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夫妻俩伉俪情深，卞瑶珠唯刘进马首是瞻。这墓中梁王刘武，广刮民脂民膏，荒淫无道，本为她不齿。见夫君祭奠，她不敢表示过分憎恶，只好淡淡说道：“进哥，像这种人，不祭也罢！”

“是啊！”刘进答道：“但他毕竟是我的祖辈。”

刘进与卞瑶珠察看全室，棺槨依然完好，八只箱笼有两只被打开，全是珠宝与皇室用器，其余箱笼，则是衣物、宫廷珍玩、书策之类。他两人淡泊名利，些许未取，只在书策箱笼中，挑了几部兵书战策、武功诀要类的书带走。

刘进与瑶珠各执火把，钻入这墓穴的侧室，一幅触目心惊的图画跃入眼帘。这室内横七竖八躺着几十具白骨，有的骨架的双手双脚上还有锈迹斑斑的铁铐铁镣。不问便知，这些人均是家奴或筑墓民工，陵墓筑成以后，都做了梁王刘武的陪葬。想那刘武生前鱼肉百姓，死时又让这许多无辜者陪葬，连刘进这样的皇室弟子，看后也愤愤不平。

突然，一个奇观异象吸引了刘进。他惊呼道：“瑶妹，你快来看！”

卞瑶珠举火把凑了过来，顺刘进的手指看去，令她也大感惊奇！原来在一处墙角，躺着两具尸体，一具为一老者，这老者全身干瘪，已成僵尸，但皮肤未烂，骨骼未露，这倒还不算神奇。另有一具女尸，仍如一个熟睡美人，皮肤光洁白晳，面色苍白，一头乌丝长而柔密。看这具女尸，年岁不过十五六岁，奇怪的是身着的却是一套婴儿衣服。这衣服早已裹不住少女的躯体，线缝全被涨破，加上风化，已成了片片蝴蝶。这些碎布片根本盖不住那白晳细嫩的体肤，在两人眼中看到的，实是一个少女的裸体。

怎么会有这般怪异的现象？

要说这个少女死去了六七十年，为什么不和其他死者一样，变成一具枯骨？如若像那个僵尸老者一般，也还可信，断不会保持这样白皙鲜嫩，有血有肉的躯体。

假如是不久进入而死在墓穴中的，尤不可信！她只是一个人，又绝非盗墓者，如何独自能进得来？又为何事进来死于此处？

刘进蹲下身，扳开少女的嘴巴，嘴内空无一物，这更使他迷惑。他听说，如果死者穿上金缕玉衣，口内放一枚宝珠，可保尸体不腐。可这少女不但没有金缕玉衣，口内更无宝珠，即便有此两种，也只是尸身较难腐败而已，决不会有这般栩栩如生状态！

而这身破碎的衣服更是古怪，如果这身婴孩衣服是死者死时的穿着，那么难道人死后还会继续生长？

刘进把眼注视了瑶珠一下，像是问询。卞瑶珠也百思不解，困惑地摇了摇头。

毕竟是男女有别。刘进不敢去抚弄这死者的身体，他把这事交给了妻子。瑶珠跪下身来，将耳朵贴于少女的左乳，想听听是否有心跳，她失望了。但摸摸少女的身子，又感到体肤无处不充溢着弹性。

这时，刘进已将自己的三指搭于少女手腕的寸、关、尺三位上，像一个老郎中把脉。良久，他脸上的怪异神色更加浓郁。他似乎触摸到了极其细微极其缓慢的脉动。这脉动比入睡的人缓慢数倍也微弱数倍，只有像他这样的武术大行家才能察出，换一个旁人，是绝对感觉不出来的。

瑶珠此刻站起身来，火光中，她见刘进脸色是那样凝重、

怪异、困惑，轻轻地问道：“进哥，你——”

“好象还有脉，不过是太沉细了。”

瑶珠听得，大吃了一惊：“你是说她还没有死？”

刘进缓缓站起身来，皱眉沉思。良久，才说出这几句话来：“我听说，身毒国有一种瑜伽术，我国则称之为龟息功，人埋于地下，不吃不喝，可以——”

瑶珠更是惊奇，一对秀目瞪得更圆更大。她年虽有三十八九，却驻颜有术，看上去不过二十余，像一个豆蔻少女。“难道说，她出自娘胎，或婴儿时就会这种内功？”

刘进苦笑了一下：“我比你的疑问还多。反正此女并未死亡！”

瑶珠道：“真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也许此女与我们有些缘分，来，我们试上一试。”刘进说罢，将这少女扶坐在地上，自己盘腿坐于她的身后，伸直右手，掌抵肾俞、命门、大肠俞、阳关四大穴位，然后吩咐道：“你掌输丹田。”

因这丹田穴位于女子的脐眼与下阴之间，刘进自觉不便。另外，他与瑶珠同练的是纯阳内功，实为一宗，所以尽管两人同施，并无冲突。

两人均是当代武林顶尖人物，其内功充沛、精纯，已达臻极，而又共同把握任督大脉，其威力可想而知。两人同时发功，将自身内纯阳内气，向这少女身中源源不断地输了进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刘进与瑶珠一抵掌授气，都暗自惊奇。他们原以为气入少女任督二脉，会有梗阻，需用大力冲开。谁知这少女全身穴位早已畅通无阻，两人之气一